

偽府風波

萬 墨 林

滬上往事之十三

阿部信行當太上皇

汪偽組織登台亮相之初，大小漢奸紛紛走門路，抄捷徑，巴望能在偽組織裏謀個漢奸官職，這種營謀醜劇，即使汪精衛左右的那批親信也未能力外。上海中華日報的撰述朱樸之在汪精衛、周佛海兩名漢奸之間往返奔走鑽營，胡蘭成則在上海報館裏稱病，一連幾天不上汪公館，一熱一冷，恰成鮮明的對照。林柏生和周佛海素來不睦，他看朱樸之是周系人物，對汪精衛臨時從香港拉來的胡蘭成亦心存忌刻。於是正好翻雲覆雨，要要政客手段，在汪精衛跟前打了個小報告說：

「朱樸之在教胡蘭成反汪先生，所以這些時胡蘭成都在避而不見。」

汪精衛聽後，果然發了脾氣，他拿起電話來就叫周佛海，警告他說：

「你要當心啊，那朱樸之是個小人。」

周佛海、朱樸之本是一丘之貉，朋比為奸，他調查明白了汪精衛有此一怒的經過，完全是林柏生在落井下石，從中挑撥。因此他便知會了朱

樸之。朱樸之一急一嚇，立刻寫信給在上海的胡蘭成說：

「弟不知何處開罪吾兄，使弟蒙此奇冤。」

那一頭，林柏生也曉得了消息外洩，連忙補救打點，他派古泳今去看胡蘭成，向他解釋，請胡蘭成在見到汪精衛的時候代林柏生掩飾掩飾，不要鬧到三對六面，當場戳穿了。胡蘭成一向跟林柏生不和，但是他却無意打落水狗，要林柏生的好看，所以他回答古泳今說：

「汪先生要是問起了我，我不能欺騙汪先生，不過我可以不答。」

那一天汪精衛召見胡蘭成，林柏生也隨侍在座，他心懷鬼胎，一直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可是汪精衛看到胡蘭成時，僅祇問道：

「蘭成先生的身體可好些了？」

胡蘭成漫應了一聲：

「已經好些了。」

汪精衛便起身離座，走到樓上，親自取了一千元來，交給胡蘭成說：

「這一點錢，請蘭成先生收下，權充醫藥費

用。」

這是汪精衛的「老規矩」，他從來不開支票，每逢他要給部下錢時，他總是親自去取當面交付，而且數目不大，通常不過一千兩千而已。——當胡蘭成道了聲謝，把錢收下，汪精衛方才點入正題，安撫胡蘭成說：

「這幾天都在爲了安排人事繁忙，蘭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暫且放在最後，不過我也已經擬就了。行政院政務處長、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和宣傳部政務次長，這三個職位，不知道蘭成先生對於那一方面有興趣，不妨此刻就告訴我。」

但是胡蘭成却說：

「官吏榮辱在於國體，我祇希望政府能够像樣，能够開向中華民國全面。那麼，我只要當上一名科長，也就很知足了。」

當日談話，到此爲止。汪精衛果然不曾提起林柏生告密，說朱樸之教胡蘭成反汪的話，林柏生胸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稍後，汪精衛便發表胡蘭成爲偽宣傳部政務次長，兼上海中華日報總

主筆。

這是羣奸醜態中小小的一幕，不過，舉一可以反三，由此可知汪偽組織開張前後，羣奸內鬨已烈，「十二金釵」居然也分了那麼許多派系，而且，周佛海一手培植的偽府特務，也在漸漸的發生作用，他們能够探聽到汪精衛和他左右親信

的「耳語」。

偽組織成立，淪陷區民衆所最關心的事，便是日本方面將派誰來當汪精衛的太上皇，大老闆，幕後提線人。此人來得果然不同凡響，日本天皇特派的「參加祝賀特使」是前任首相阿部信行。而且在「參加祝賀」以後，阿部信行仍然留在



日皇裕仁，暨日本皇后在東京接見兩名傀儡，汪精衛與溥儀。

淪陷後的南京，充任日方非正式的大使。除了裏子如此其硬的一位「首相」級大使外，日本還人在汪精衛

偽組織的偽軍事委員會，和偽經濟委員會裏各設顧問一名，這兩名日本顧問的權力相當大，名義上說是「以備諮詢協議」，其實是事事都要通過他們的。

無權可攬沒事可辦

其餘的各機關，甚至於連汪「主席」的公館在內，一律設置日籍聯絡員，所謂聯絡員便是暗中監視的日本間諜，可見偽組織裏的大小漢奸，從汪精衛以次，幾乎全已失去了自由。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舉行不倫不類的偽組織「還都典禮」，中午大吃大喝一頓，下午，汪精衛居然有臉率領漢奸「文武百官」前往中山陵謁陵，然後順道赴明孝陵一遊。各型車輛浩浩蕩蕩的自明孝陵回南京城時，偽宣傳部政務次長胡蘭成，和偽秘書長古泳今同乘一車，古泳今談起歐洲戰場德軍大捷，一路勢如破竹，席捲波蘭、捷克，語氣間顯得異常興奮，然而胡蘭成却兜頭澆他一盆涼水，冷冷的說：

「但是打到最後，德國還是非敗不可。」
古泳今立刻就神情緊張的說：

「這種話你跟我說說倒還不要緊，不過你萬萬不可對別人說啊！」

胡蘭成偏生再激他一激，說道：

「這有什麼關係，前些日子當着德國外交參贊的面，我也斷言德軍不可能渡過英倫海峽。」

古泳今着急的說道：

「你是宣傳部的政務次長，你就不能說這種不利於軸心國的話。」

胡蘭成一聲冷笑道：

「莫說遠在歐洲的德義兩國了。據我看來，近在眼前的日本兵威，和汪先生的政府，也是不會長久的。」

在汪偽組織的「還都典禮」尚不曾結束以前，做漢奸的偽宣傳部政務次長胡蘭成，即已一語成讖，這真是汪精衛的一個大不吉祥之兆。

果然，偽組織成立的第二天，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各國使節，鄭重聲明，由日寇所製造及所控制的南京偽組織，完全無效。同時，國民政府明令通緝附逆首要漢奸七十七名，這些個大小漢奸，當五年後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勝利，沒有一個能够逃過國法的制裁。也在同一天上，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嚴正聲明說：美國決不承認在南京的汪偽政權。

阿部信行是日本陸軍所擁立的首相，甫於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繼平沼騏一郎之後組閣，當了四個半月的日本首相之後，即於民國二十九年元月十四日宣告垮台，而由日本海軍大將，前任海相米內光政繼任，兩個月後已卸職的阿部信行出任駐華特使，阿部之垮和米內之繼，固然由於日本陸海二軍的明爭暗鬥越演越烈，不過日本陸軍內部反對阿部信行的也大有人在。

日方以甫行卸職的首相，出任汪偽組織的特使，用意很明顯的在於懾服、控制汪偽組織，使汪偽組織的羣奸甘為傀儡，形同馴服的羔羊。因此之故，當漢奸偽官是很受氣的。汪記開張不久，便一連串的發生了漢奸官吏喫耳光的事件，有

汽車，經過城門口時，不曾下車向日本憲兵敬禮，聽候檢查，而被日本憲兵拖下車來，當衆施以掌摑，吃耳光的漢奸就祇有忍氣吞聲，自認倒霉，往後提高警覺，及早下車而已。

在阿部信行的領頭之下，淪陷區裏的日本人，氣焰越來越盛，威風越來越高。汪精衛他們終於發現，委屈求全當漢奸，其結果竟然是「豬八戒吃人參果，裏外不是人」了。偽組織裏各部會一應俱全，偏就無權可攬，沒事可辦。有一天，偽宣傳部次長胡蘭成和周佛海閑談，他慨然的說道：

「想當初，周先生主張『組府』最力，尚且在一篇文章裏寫過：『中日之間現在進行的交涉，竟不是外交的談判，而是自己人的商量。』可是，以目前的情形看來，事情確實很不好辦。」

斷送了和平之生機

連巨奸大惡，『組府』心切的周佛海，也情不自禁的說了真心話，他喟然太息的道：

「真想不到日本人會是這樣子的。」

一言以蔽之，羣奸悔之晚矣。

在羣奸之中，祇有樊仲雲和胡蘭成，始終跟日本人「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平素不大往來。其實則不過是「畏之如虎，走避猶恐不及」而已。舉一個例，胡蘭成就曾自家說過：

「我過城門的時候，也像小百姓似的，即使不高興，也寧可小心些。」

有一次，偽宣傳部政務次長、汪精衛的機關

回南京，帶有一名副官，手拎一口箱子，箱子裏有兩套西裝料，那是「七十六號」警衛大隊長吳四寶的老婆余愛珍送給他的。京滬路車駛抵南京下關車站，胡蘭成由於箱子有人拎，身無長物，兩手空空，無須經過檢查那一關，逍遙自在的先走一步，繳票出關。他的副官却拎着箱子被日本憲兵叫住，喝令打開箱子來檢查，翻來翻去，最值錢的東西就數那兩套西裝料了。日本人終嫌眼睛睜淺，愛場小便宜，一見那兩套西裝料立刻加以沒收。胡蘭成人在關外親眼目覩這一幕，按說認真要辦交涉，那兩套西裝料還是可以討得回來的，祇不過，胡蘭成却說：

「想想也罷了，我亦不覺得這樣的事是失面子。」

因為，他雖然「貴」為偽組織的「要員」，但他却與淪陷區的老百姓有一般的想法，那便是：

「人欺人，欺不殺。人有九算，天有一除！」

某夜，汪精衛和妻子兒女，內弟陳國祥，幕僚胡蘭成，吃過了晚飯在庭院墻下乘涼，月亮剛剛從牆垣上探出臉來，汪精衛的悍妻陳璧君和胞弟兒女在談着庭院裏新搭的涼篷，汪精衛跟胡蘭成則在自古及今的聊閑天。汪精衛臧否人物，胡蘭成無意之間提起了李鴻章，那汪精衛突如其來的大發牢騷說：

「我的處境比他難得多，李鴻章議和，他背後的清廷是統一的，如今蔣先生却在抗戰。」

一語道破了汪精衛的心境，他急於謀和，甚

至於置「李二先生是漢奸」的千秋萬世罵名於不顧了。

月亮越垣，堦前暑氣與夜色交相繚繞，但覺鍾山壓境，大江來去無聲。胡蘭成由統一與否的話題，問起民國元年蔡元培、汪精衛等奉孫大總統之命，北上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的那一段秘史，引起了汪精衛無限的「憧憬」與興趣，他歷歷如數家珍，連年月日時都記得一清二楚，彷彿就是當天上午的事。汪精衛回首前塵，不勝感慨系之的說：

「雖然孫先生當年天命猶未能定，但是他却無論何時，都有一個光明燦爛的中華民國在前面。」

當年汪精衛的發言人，親信股肱胡蘭成，往後曾經追憶的說：

「但我覺得汪先生當時所說的好像不大切題。重慶為什麼不能議和，怕不是這樣簡單可以責備，而即或是蔣先生出來主持和議了，天下事恐亦仍未可知。光明燦爛的中華民國到底是怎麼的，好不叫人糊塗！」

事實上，汪精衛之降敵叛國，可以說是對於中日兩國俱為一大災禍。使兩國一致蒙受重大不利，間接的也影響了往後若干年的世界大局。所以淪陷區的同胞都說汪精衛是白虎星，誰挨上誰就晦氣，連我也不能不表示同意。汪精衛和日本人一旦勾搭上了，立刻就斷送掉中日之間當年的一線和平生機，迫使日本非蠻幹到底，我們亦唯有任讓中共乘機漁利，從容坐大，終至於為害全人類，全世界、與全中國。

早在民國二十八年六月，汪精衛、周佛海一

行到日本東京秘密勾結，幹那出賣國家民族勾當的時期，時任日本首相的平沼騏一郎，就已經決定向蔣委員長求和了。平沼首相的直接向我民族領袖、最高當局謀和的計劃未能實現，完全是因為日本陸軍當局加以阻撓的關係，而日本陸軍也並不是不想和平解決中日大戰，他們所以要阻撓平沼首相的直接謀和之舉，就由於上了汪精衛、周佛海的當，誤以為他們真有什麼力量，可以動搖中國海內外同胞鋼鐵一般堅強的抗戰精神。

日本決心向我乞和

我說這個話，是有充份證據的。抗戰時期日本獨一無二的一位元老重臣西園寺公望，他有一名心腹親信，機要秘書原田熊雄男爵，一向是西園寺公望的靈魂與耳目，由於日本內閣每一次改組，都由西園寺公望向日本天皇提出繼任首相人選，而任何一位首相或閣員，倘若得不着西園寺公望的支持，也就絕無可能幹得下去，因此熟悉日本政情的人都曉得，西園寺公望的實際權力高過日本天皇，日本政壇人物大都與原田熊雄傾心結納，隨時提供可靠情報，原田熊雄也就成為日本政壇最活躍的人物，和消息最靈通的人士。

就在汪精衛、周佛海赴日賣身投靠時期，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六月十日，原田熊雄往訪日本宮內省大臣湯淺，湯淺便會率直的告訴他說：

「關於以汪精衛為首，組織中央集權政府的事，閣議似乎已有決定。不過平沼首相迄至目前為止，仍然還在考慮以蔣委員長為對象，謀求中

日之間的和平，惟因陸軍方面建立汪精衛政權的計劃業已成熟，不得不宣告中止。但是平沼首相對於汪精衛之和平運動，仍然深感不安。」

原田熊雄獲訊後，隨即往訪外相有田八郎，有田八郎直承的說：

「汪精衛的問題，是否可以成功，目前尚不得而知。不過內閣已經決定勉強採行此一路線。至於向蔣委員長謀和之舉，雖然也曾作過試探，但是蔣委員長却絕對不會理會，唯有近衛文磨仍在設法活動，須加特別注意。」

西園寺公望和原田熊雄，對於中日一線和平之望，極表關懷，因此，六月十六日，又由原田打電話給內大臣秘書長官，詢問汪精衛問題是否已經解決，他所得到的答覆是：雙方談判進行順利，只有兩三點意見，尚未獲得一致協議，大概再有個四五天即可議妥，屆時汪精衛一行即將離日返華。

由上列三點證據，可知汪精衛抵日爭取日方支持，成立漢奸偽組織之時，亦即平沼騏一郎首相決心向蔣委員長乞和之際，是因為汪精衛甘為傀儡，日本陸軍首腦誤信他有利利用價值，方使平沼騏一郎放棄了他的直接求和計劃。關鍵在於：民國二十八年六月間，距離七七事變，抗戰爆發還不到兩年，日本軍閥即已深感陷入侵華泥淖，越打下去越沒有把握的苦惱，連窮兵黷武的日本軍閥都認為中日大戰必須從速解決，而我國軍民却已萬眾一心，團結奮起，人人都曉得抗戰到底必將獲得最後勝利。另一方面，則共產黨還不會得着機會襲擊國軍，乘機坐大。日本軍閥果能幡

然悔悟，懸崖勒馬，向我最高當局求和，中日大戰未始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壞就壞在汪精衛、周佛海那一幫漢奸利慾薰心，在國人一致唾棄怒罵聲中走頭無路，亟亟於建立偽政權，求得日本的庇護，竟至斷送了民國二十八年中日間的一線和平轉機。

在汪偽政權密鑼緊鼓，粉墨登場之前，中日大戰戰局開始扭轉，我軍易守為攻，捷報頻傳，長沙第一次大捷殲敵四萬餘名，緊接着又有崑崙關大捷、粵北大捷、桂南大捷、豫南大捷。反觀日本國內正打得民窮財盡，遍處哭聲，一船船的東洋兵運來中國當砲灰，日本陸軍首腦一看這個仗實在不能再打下去了，於是又一次的由日本陸軍出面謀求和平，他們要求近衛文麿取代阿部信行大將，重出組閣。三月一日，日本陸相畑俊六打電話給近衛文麿，約他密談。兩人一見了面，畑俊六便向近衛文麿毫無保留的提出了陸軍方面的意見，他說：

「陸軍原準備建立汪精衛政權，但是非常困難。現在陸軍方面迫切希望不論在何種情況之下，都要立即停止戰爭。請即派秋山定輔君去向蔣委員長交涉，要求停戰，而且還得越快越好。」

近衛文麿便反問畑俊六道：

「過去陸軍方面是否也曾進行過，直接向蔣委員長謀和呢？」

畑俊六坦然答道：

「前不久陸軍方面想利用北平的王克敏，透過燕京大學美籍校長司徒雷登博士（戰後曾任美國駐華大使，以迄大陸淪陷後為止），向蔣委員

長進行和議。但却被汪精衛聽到消息，當時他非常激動，同時也使他的地位漸感困難。但是我們深知中日之戰的最後結局，倘若不以蔣委員長為交涉對象，那是絕對無法辦到的。因此，陸軍方面業已決定，務請閣下幫忙，商請秋山君出面洽和停戰，不論交涉辦得如何，陸軍方面決無異議。」

汪公館裏幾位常客

秋山定輔是一位日本知名政客，和我國政要頗有交往。那一天近衛文麿自畑俊六處辭出後，立刻前往訪晤秋山，把陸軍方面迫切求和，畑俊六對他所說的話，一五一全都告訴了他，秋山當時還曾氣忿忿的罵道：

「蠢貨！苦戰了三年之久，結果居然是求和，而且還非我們不可！」

罵歸罵，秋山定輔還是決定跑一趟腿，試探試探。三月上旬，他從日本抵達上海，旋即派人輾轉前往重慶，不過，他所派的人到達重慶的時候，汪偽組織早已預定在三月二十九日開張了，秋山定輔代日本陸軍求和，當然也就得不到結果。

這是第二次，賣國賊汪精衛成為日本軍閥對華謀和的絆腳石。

甚至於在汪偽政權粉墨登場一個半月後，汪精衛竟然第三次形成日本對華謀和的障礙物。說起來這也是日本軍閥丟人現世，滑稽可笑的一幕鬧劇。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五月十三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去看原田熊雄，大發牢騷的說：

「方才英國駐日大使葛乃奇轉問於我，他說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土橋少將曾經向他提出請求，請他盡力促請蔣委員長應允與日本議和，葛乃奇問我這是否日本政府的決策，使我萬分驚訝，土橋少將要求葛乃奇大使斡旋和平，竟然不經由外交手續，突如其來的由參謀本部出面並且負責，向外國大使演出這一齣醜劇，實在是令人不勝困惑、遺憾之至。」

由參謀本部一名少將，請英國駐日大使斡旋和平，除了證明日本是一個未上政治軌道，毫無綱紀法律可言的國家，同時更充份的顯示了日本軍閥深陷泥淖的焦灼迫切，無可奈何之情。這一次的乞和當然又是徒勞無功，再度碰壁。不過，主要的失敗癥結還在於汪偽組織的形成障礙。汪精衛從逃出重慶到登台出醜，口口聲聲的要搞和平運動，怎想到他自己竟成為了日本對華求和的最大阻力，日本陸軍想抬出汪精衛來對抗巍然屹立的重慶中央，指揮若定的蔣委員長，結果却是自己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而且還一而再，再而三的砸個不停，終於砸到日本無條件投降，陸海軍全面毀滅而後已。在日汪雙方說來，那才叫啼笑皆非，欲哭無淚，打脫牙齒和血吞啊。

非僅汪偽組織的大小機關，都派有日本顧問、聯絡員，連汪精衛的家裏都住得有日本特務，當了天字第一號大漢奸，挨盡千秋萬世罵名的汪精衛，他在南京日子相當的不好過，南京城內汪公館裏冷冷清清，簡簡單單，客廳房間顯然不曾經過佈置，祇有幾件聊資點綴的古玩字畫，

汪公館上下人等誰都曉得有日本特務監視，一般的沉默寡言，臉上絕少露出笑容，在汪公館裏不但腳步要放輕，說話得小聲，而且還把到處走動，隨便開口說話懸爲厲禁，否則就會惹事生非，引禍上身，連汪精衛夫婦，都形同囚犯一般。

每天吃中飯，通常分兩桌。汪精衛、陳璧君、兒子、女兒、兒媳婦，還有兩名舅爺：陳國祺、陳國強一對寶貝兄弟，此外則是褚民誼、林柏生、陳春圃三對夫婦。照例汪精衛上座，陳璧君坐在他的右首，媳婦靠着婆婆，以便隨時照拂侍候，其他的人，則隨意落坐。菜呢，是六菜一湯，外帶水果。

祇有在每天晚餐時分，汪公館的餐廳裏，才會顯出一點熱鬧氣氛，因爲有兩位女客常來，一位是曾醒，她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聲洞的夫人，曾仲鳴的姊姊，汪公館上下都尊稱她一聲曾三姑。一位是曾三姑的弟妹，曾仲鳴之妻，留學法國，精於繪事的方君璧。汪精衛對這二位女賓非常客氣，曾醒和方君璧都是十足的名門閨秀，大家風範，一向鮮言寡語，嫻雅端莊。只要她們兩位一到，汪公館便擺起大圓桌，菜也增加到十道。

汪精衛畏妻如畏虎

羣奸之中有人戲稱林柏生的老婆爲王鳳姐，這位林太太很漂亮，活潑之中帶點輕佻，精明之外又會撒嬌，有她在場，再加上另外有客，場面也就會更熱鬧。她在汪公館是以女官的姿態出現，在陳璧君面前，她像個得寵的女兒，在汪精衛

左右，又像是嬌憨的學生。

汪精衛的首席親信股肱，得力助手陳公博，曾經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沒有璧君，汪先生成不了事；沒有璧君，汪先生也敗不了事。」

陳璧君的雌威，和汪精衛的懼內，那是大大的出了名的。汪精衛對陳璧君畏之如虎，諸凡公私各事，一概不敢不從。陳璧君對於早年的中國三大美男子之一，與顧維鈞、梅蘭芳齊名的汪精衛，馭夫之術唯在於嚴，她對汪精衛永遠是頤指氣使，有如奴僕。曾有人說汪精衛之所以自隳令名，罔顧廉恥當漢奸，都是不滿「現實」的陳璧君逼出來的，我倒不以爲然。汪精衛的不講氣節，豈止成立偽組織，當了大漢奸這一回哩？滿清末年刺攝政王戴鴻慈，失風被捕，汪精衛在刑部大牢裏，就跟滿清權貴善耆套上了交情。辛亥革命，南北議和時期，他又跟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磕頭換帖，結拜兄弟，以民黨要人之尊，竟然向袁世凱屈膝行大禮。袁世凱能够當上民國臨時大總統，頭一個就是汪精衛大爲出力。這以後，例如寧漢分裂、擴大會議，中原大戰，……一連串徒爲親痛仇快的反叛之舉，都是汪精衛在翻雲覆雨，掀風作浪。汪精衛成爲中國一大禍害，由來已久，陳璧君的幕後策動，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但是汪精衛本人實乃一名無恥的政客，那才是主要關鍵之所在。

陳璧君既凶且悍，可以稱得上是一名硬腳色，上海人所謂的「狠客」、「白相人阿嫂」之類的潑婦。當她雌威大發，忌憚她的，豈止汪精衛

一人而已。汪精衛脫離抗戰陣營，顏面降敵，罵名已滿天下，中國同胞，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因此，在抗戰大後方的貴州貴陽，便有人鑄造一對汪精衛夫婦的跪像。這件事情被陳璧君聽說了，曾有一天，就在汪精衛夫婦的臥室裏，當着兒女的面，陳璧君悍然的說：

「聽說貴陽鑄得有汪精衛、陳璧君的鐵像，就照西湖岳墳前秦檜夫婦的樣式，赤膊跪着。就常有人撒尿來澆，其實呀，我胃口來得個好！」忝不知恥，尙且粗俗不堪，令人聽了作三日嘔。然而，這就是陳璧君的雌老虎本色。

像這樣一位「女狠客」、「白相人阿嫂」，一旦她丈夫汪精衛當到了偽國民政府代理主席，她更該趾高氣揚，橫行無忌了吧。但是，「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陳璧君在東洋人的嚴密監視，嚴格控制之餘，居然也龜縮了起來，嚇得連一個東洋人也不敢見。每一次，當陳璧君出門旅行，到了飛機場，或是火車站，總有大批日本記者，想拍照，要訪問，一圍上來就是一大堆。這時候，陳璧君決計不敢在東洋人面前出出鋒頭，搭搭架子，像煞有介事做偽第一夫人狀。她必定突圍急走，匆匆而逃，命一名副官去把東洋記者攔住，婉言相商的說是：

「夫人交代過了的，她今天不想拍照，而且，也沒有什麼話可說。」

記者正與副官辦交涉，陳璧君却早已拔腳開溜，走得不知去向了。

曾有一次，胡蘭成從上海到南京，在火車上看到汪公館的隨從，悄悄一問，方知陳璧君也在

這一系列車上，她包了一個車廂，帶着女兒、媳婦，連同祕書、副官，一共有十幾個人。胡蘭成便到那個車廂裏去跟陳璧君打個招呼，寒暄數語，他正要與辭退出，回到他的原座位，詎料陳璧君竟神情緊張的說：

「你就坐在這裏吧，免得東洋人闖進來，給我們多添麻煩。」

由此可知，汪精衛一輩子怕陳璧君，畏之如虎。陳璧君縱使她丈夫投入日本人的懷抱，却又在那五六年裏怕日本人，如見蛇蝎。

日本想跟德國搭線

就汪精衛、陳璧君之流來說，東洋人真有這麼可怕嗎？那是一點都不假的，東洋人派系多，花頭更多，區區一名課員，可以對大漢奸汪精衛頤指氣使，倨傲無禮，小小一名東洋兵，也能够到汪公館橫衝直闖，任意開鎗。汪精衛的公館驟聞鎗聲，四隣皆驚，那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舉一個例，汪精衛「還都」成立偽組織的第三年上，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後宮大將，某日往訪汪精衛，照例事先不經通報，浩浩蕩蕩，列隊前往，前有騎摩托卡的開道衛士，後有持槍實彈、殺氣騰騰的衛士專車，一路飛快的直奔汪公館，那汪公館門口的衛兵一時沒有看得真切，還以為是南京城外的游擊隊，衝進城來襲擊汪公館呢。驚慌之餘開鎗攔阻，日本皇軍驟聞鎗聲立刻跳下車來還擊，雙方便在汪公館大門外觸發一場小型戰鬥，你來我往，互不相讓，一仗打下來的結果，是汪精衛那邊有一名衛士被日軍擊斃。

斃。

汪精衛落水當大漢奸之初，全國同胞，——不論大後方、最前線，或者是淪陷區裏的，都不約而同向他發出憤怒的聲討，和唾棄的咒罵，連同日本的政府官員和有識之士，包括奔走「汪精衛和平運動」歷時兩年多的若干日本特務在內，全都對汪精衛的粉墨登場，究竟能够發生什麼作用，表示莫大的懷疑。從民國前一年辛亥革命發生起，汪精衛的朝秦暮楚，翻雲覆雨，已經使新生的中華民國吃了無其數次的大虧，像他這樣毫無氣節，徒知爭權奪利的無恥政客，誰敢相信他會有什麼作為，由他出面就能中止得了史無前例的中日大戰？日本著名的評論家，歷史學家私下一再指出：

「如果認為汪偽政權的成立，是日本軍部的一項成就，使日本國民誤信重慶的國民政府已半趨滅亡，那正是一大錯誤。因為事實與此恰巧相反，以汪精衛而言，『新政府』的成立係屬一種最後迫不得已的手段，所以根本就無法期待由此產生停戰的結果。尤其在『中日基本條約』（按即內約）中，由日方強制列入違反近衛聲明的侵略條款，必使汪精衛的宣傳效果，顯著降低。就日汪雙方而言，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祇有一手導演汪偽政權的日本軍部，仍在以所謂言論指導的方式，臉上貼金的在大作宣傳，他們說汪偽組織的成立是中日事變以來劃時代的進展。軍部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強詞奪理的說法，唯有使人嗤之以鼻，根本不值一顧。汪精衛這個白虎星真是霉星高照，自從他甘為傀儡之後，

便開始給日本帶來一連串的噩運，按照時間順序來排列，則為日德同盟、日美談判、太平洋戰爭、把更殘酷的戰事帶到日本本土，終至宣告無條件投降。而汪精衛的日本主子在民國二十九年到三十四五年年間的這幾項重大變局，同時也是與汪偽組織息息相關的幾件大事。

日德同盟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最大的一次賭博，牌是陸軍當局打出去的，可以說是拿日本整個國家命運付諸孤注一擲。如所週知，自從德川幕府垮台，結束鎖國政策。日本邁向國際社會的第一步，走的就是英美的路線，日本藉由英美的提攜，開始從事維新圖強大業，三國之間不但國情相同，而且關係一向良好。中日大戰爆發後，由於中國軍隊越打越強，日本皇軍越打越弱，八一三淞滬之役，竟使日本皇軍深感砲彈嚴重匱乏的現象，日本政府一連幾度向中國乞和，都未能達成願望。中國地大物博，日本人力資源有限，中日之戰只有繼續打下去，那麼，日本陸軍為了應付戰事需要，就不能不動用內地建制師的大批彈藥，解決此一迫在眉睫的問題。然而，日本內地建制師完全是為應付蘇俄攻擊而設置的，所以日本陸軍亟待解決的一大問題，便在如何牽制蘇俄，使蘇俄不至於乘日本本土空虛，向日本發動突擊。

阿部內閣毀於陸軍

假如中日大戰能够及時停止，日本也就不需要有這麼大的顧慮，可是由於汪精衛已經從重慶逃了出來，偽組織登場的鑼鼓，敲得震天價響，

向重慶乞和殆無可能。於是，日本軍方只好旁門左道，出個花招，想跟崛起於西方，日見強大的德國搭上線來，使德國在西方代日本牽制蘇俄，展緩日本本土遭受突擊的危機。日本軍部渴望能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簽訂的日德防共協定，擴充而為日德間的軍事同盟。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日本駐德武官大島浩在一個私人茶會裏見到了希特勒的外交部長李賓特洛甫，他直接向他提出這一個要求，數日後，李賓特洛甫約見大島浩，正式答覆他說：

「依我之見，日德軍事同盟不宜只限於對付蘇俄，而應該結成一個以其他各國為目標的相互援助條約，以期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

這便是德、義、日軸心國勾串的起點，同時也是德義兩國發動侵略的徵兆。——假如李賓特洛甫這一個表示能够及早透露的話，同盟國勢將預作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許可以避免。

在日本，於八月二十五日的五相會議中，陸相板垣征四郎終於提出對德國的提案開始談判，從此，日本陸軍漸次一手包辦對德外交，由板垣力請近衛文麿首相任命大島浩為駐德大使。

十一月後，日德談判已有眉目，在近衛內閣最後的一次五相會議裏，板垣和其餘四相產生嚴重歧見，外相有田八郎力主日德協定祇可以蘇俄為對象，不能兼及英法。板垣則堅主「以蘇俄為主，英法為從」，爭論者仍然是四對一，板垣孤掌難鳴，却仍堅持不讓，五相會議流產，內閣發生分裂，近衛終於掛冠求去。

繼任的是平沼騏一郎，為了日德聯盟問題，

從一月到八月，連續開了七十多次會議，雙方堅持如故，問題始終不獲解決。八月二十三日，德國等不及了，向日本搖手說聲再見，轉而與蘇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消息傳出，對日本來說猶如晴天霹靂。雖然事關德國的內政，但是平沼却以其應負對德國失察之責為咎，唯有「辭職謝罪，以全臣節。」他卸任時留下了一句名言：

「歐洲天地，正發生複雜離奇的新形勢。」經過西園寺和近衛的贊可後，日本宮內大臣湯淺決定推荐廣田弘毅繼任首相，並且已經派西園寺的機要秘書原田熊雄前往徵求廣田的意見。然而事為日本軍部所偵悉，立即發起反對運動，八月二十六日，近衛趨訪坂垣，直接了當的問他：

「如果由陸軍方面推人出任首相時，你認為那一位比較適當？」

坂垣不假思索的回答：

「林或阿部。」

林，便是九一八事變時支援關東軍的日本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為人庸碌，近衛覺得他難當大任，因此他只有推荐阿部信行大將之一途。

阿部組閣，出現了日本組閣史上一個罕有的先例，日皇裕仁斷然的出面指定陸相人選，他面告入宮謁見的阿部首相說：

「陸相由朕指定，可由梅津美次郎，和畑俊六二人之中選擇一人。」

阿部終於選擇了畑俊六。

事實上，阿部信行和畑俊六在心理上並未趨於一致。再加上國會議員對他投不信任票的威脅，

內外交攻，迫使他的新閣風雨飄搖。他想解散議會，與之鬥爭，畑俊六却不表同意，日本陸軍一手製造的阿部內閣，居然也毀之於陸軍之手。

要求近衛東山復起

陸軍無情的推翻了阿部內閣，阿部信行就祇好以卸任閣揆之尊，屈就駐汪偽組織的大使。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七日，軍務局長武藤章趨訪近衛文麿，代表軍部全體，向他轉達了下列意見：

一、為處理內外重大時局，應組成包括軍政黨財界舉國一致的內閣。

二、請近衛東山復起，重任閣揆。

三、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陸軍一致堅決反對宇垣一成組閣。

四、反對政黨總裁暨金融資本家出任首相，但可担任閣員。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便是所謂緊急政策，日本軍部主張應該斷然尋求解決中日戰爭的方案。例如汪精衛工作可以視為第一階級，那麼，即應對蔣委員長作相當的讓步，以便展開第二階段的和平工作。此外，鑒於軍費日益膨脹，致使國民經濟無法保持平衡，日政府正大受責難。日本軍部主張以勝田主計出任財相，俾便從中調停，使局勢緩和。

但是，近衛文麿却對於財經問題缺乏自信，他表示固辭，因此經由重臣會議的決定，推荐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出而組閣。

米內光政曾任海相，他對陸軍所提的日德同盟問題，曾經極力反對，陸軍方面對於他的出任

首相，當然至表不滿。不過，日皇裕仁却又在閣潮最嚴重的時候，召見陸相畑俊六，嚴詞命令他在米內閣繼任陸相，並對米內衷心支持。天皇再度出面，陸軍方面對米內的不滿只好隱忍不發，暫且相安。

就在這一個時期，日本軍方的對華政策，開始起了重大的變化，汪精衛和他手下的大小漢奸，可說業已面臨末日，喪鐘即將鳴奏，祇是他們自己，猶仍渾渾噩噩，毫無所知而已。——在日本東京，由參謀本部閑院宮總長，第一部長富永、第二部長土橋、第三部長鈴木宗作，和總務部長神田，一共是六個人。陸軍部則由陸相畑俊六、次官阿南、軍務局長武藤章三人出席，開了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而在會議中決定，如果向蔣委員長乞和再不成功，陸軍將自昭和十六年（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初開始，主動的自華撤軍為止，除了上海附近，及蒙疆一部外，所有日軍，一律自華撤退。

緊接着，參謀本部和陸軍本部的事務當局，還根據過去的統計，以及上項撤軍計劃，列出了「中國事變」的陸軍經費概算和預算。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是五十五億日圓，三十年是四十五億日圓。三十一年是三十五億日圓，三十二年日本全部撤出中國，那一年的預算就可以減到二十五億日圓。

這是八年抗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大機密，中日之戰，原在民國三十二年，亦即抗戰勝利前二年，就可以藉由日本軍部的既定決策，主動撤兵，而告草草終場，不了自了的。到那時候，樹倒猢猻散，汪精衛那一般大小漢奸，自也然會宣告完蛋。

配合時局決不落後

然而，又是什麼重大因素，中止了日本軍部的這一個既定決策，自華撤兵，結束中日之戰的呢？說起來，這又是汪精衛頓生阻礙於先，希特勒再闖大禍於後。原來自軍部決定向蔣委員長乞和，即使蔣委員長堅決不許，也要自動撤出中國以後，不但日本民情輿論，一致譽為英明果斷之舉，連米內光政大將，也大大的表示歡迎。可是，日本軍部轉念一想，汪精衛這個傀儡偽組織，正是他們所一手製造出來的，汪偽組織才開張，已經激起了中國朝野人士的公憤，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方面的空氣，顯然對日本大為不利。於是便遷延又遷延，遲疑再遲疑，直拖到民國三十年五月，霹靂一聲，德軍以閃電攻勢，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就在德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深入波蘭之際，汪精衛還懵懵懂懂的召集他的親信心腹，討論國際形勢及未來演變。在汪精衛那許多「大將」之中，林柏生表示無意見，樊仲雲則模稜兩可的說是「未可知」，李聖五尤其一口咬定：「不會有事的。」認定「這回一定打起來的」，就只有胡蘭成一個。

日本方面，反應可就大不相同了，五月十日，德軍的閃電大攻勢展開，恍如疾風迅雷，所向無敵，突破法國自詡天塹的馬其諾防線，幾乎在敦克爾刻圍殲數十萬衆的英軍，當英軍奇蹟般的

全師撤退，德軍迅即轉個方向，直指巴黎，力陷花都。六月十七日，法國稱降。希特勒驚人的勝利，使瘋狂的日本軍閥又注入了亢奮的血液，他們不但將主動自華撤兵的計劃，予以無限期的擱置，甚且喊出了新的口號：

「配合時局，決不落後！」

在此以前，一向是日本海軍在倡呼所謂「南進論」，陸軍人士，對此大都表示漠不關心，但自希特勒在以席捲全歐之勢着着推進時，陸軍竟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主動自華撤兵的決策，一改而為「與其和平解決，不如遮斷安南、緬甸之援華路線，以武力迫使重慶『投降』。」另一方面，又迅即由參謀本部派出偵察軍官，分赴南洋各地，加速製作南方兵要地志，同時在第二部成立「南方班」，以村上中佐為主任，展開工作，將海軍多年蒐集的南洋資料，一舉接收過來。

前後百日之間，日本陸軍態度大變，由仇讎而盟友，由和平而努力，由北進而南進，由卹念財政困難而不惜舉國孤注一擲，唯力是視的日本人，不再痛恨德國背信負義，與蘇俄結盟，日本陸軍重新釐定了他們的政略與戰略，迫不及待的說：「日本應迅速與德國恢復舊交，互相團結，與德國在歐洲建立新秩序密切配合，日本亦應在東亞建立新秩序。現在此種良機業已來到眼前，吾人不得有違天佑。」（未完）

請購存內容精彩，百讀不厭的中外雜誌合訂本。